

饕餮纹爵罍:余锈存香 青铜煌煌



爵、罍(jiǎ)均为古代酒礼器,其中爵为饮酒器,罍为盛酒器,二者常相伴出现。《礼记》中记载:“宗庙之祭,贵者献以爵。”青铜爵、罍是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承载器物。现藏于铜陵博物馆的饕餮纹爵、饕餮纹罍以其精美的造型和悠长的历史而享誉一方,被称誉为“铜陵博物馆镇馆之宝”。

张治 汪慧/文 张倩莹/图



饕餮纹罍底部有“块范法”铸造遗留下的合模线



饕餮纹罍菌状双柱柱顶上的涡纹

纹饰狞厉显尊贵

铜陵,1983年12月,某天,天尚亮,云未舒,中国古老的青铜文化仍在与这片土地交缠厮磨。

“当时西湖乡童墩村的农民王方明是要在自家挖个引水渠,谁想到一铁锹下去‘咣当’一声,铲出来两个铜疙瘩。”已经退休的铜陵博物馆副馆长刘宝林介绍说,“这铜疙瘩送到文管所的时候,一看就知道是个宝贝。”

从此,千年荒凉,终得守护;万里蹀(dié)躞(xiè),觅得归宿。这组商代前期的酒礼器、国家一级文物——饕餮纹爵、饕餮纹罍从铜陵几千年的铜矿地中解冻出土。

饕餮纹爵,通高23厘米,形似鸟雀,流(倒酒用的流槽)至尾长18.9厘米,直壁平底,菌状单柱,柱顶饰涡纹,三角锥足,腹部饕餮纹,上下一周连珠纹,以弦纹作界栏,饕餮纹以鼻梁为基准线,两边为对称的目纹,一侧有供手提拿的鋬(pàn),下有三足。

饕餮纹罍,通高33厘米,口径18.1厘米,腹径13.8厘米,筒腹,口外侈,高颈,菌状双柱,柱顶饰涡纹,平底,三角锥足,腹部上下各饰一周饕餮纹。罍为盛酒器,兼可温酒,圆口,有鋬有流。

相传,饕餮为古人想象中贪吃的神秘怪兽。这两件器物上所饰的饕餮纹,凶猛庄严、结构严谨、制作精巧、境界神秘,著名哲学家、美学家李泽厚称其为“狞厉的美”。

“从这组酒器的精美程度和饕餮纹饰可以推断,其主人应当身份尊贵。”刘宝林一边回忆一边感慨地说。

铁锈浮面寻渊源

历史终究会以自己的漫长来迷惑世人对古的认知,以自己的开阔来迷茫后人寻古的方向,但文物不会,它们只会默默记录、承载并为后人指引方向。

透过时空的玻璃罩,看着这组酒器,仿若仍能嗅出三千多年前的醇厚酒香,它虽静默,但不孤独。

“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件器物的表面都呈铁锈色,说明它们含铁量较大,古代人由于铸造技术限制,并不能将矿石中的铜铁完全分离出来,而铜陵的铜矿石含铁品位也比较高,并且它表面的铁锈成分和铜陵出土的其他青铜文物相似,所以推测这组饕餮纹爵罍很可能就是当地所铸。”谈起饕餮纹爵罍的出处,刘宝林激动不已。

灵质毓秀,更需爱护有加。

“每次跟它们打交道的时候,都是小心翼翼,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生怕磕了碰了。”刘宝林想起几十年文物工作的点点滴滴,唏嘘不已。“你看它们身上的饕餮纹这么精美对称,那是因为铸造之前就用‘块范法’将纹饰在模子上刻好了。”刘宝林指着这组器物说道,“最让人惊叹古人智慧的就是这组酒器上的‘柱’,它既能起到装饰与过滤的作用,还能在古人喝酒时顶住鼻梁,防止暴饮过量,这种设计与它身上饕餮纹的告诫寓意遥相呼应,真是了不起。”

饕餮纹爵罍是古铜都青铜文化的重要见证与承载物,它不仅是铜陵,也是整个皖南地区迄今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。

不舍风雨守铜都

铜陵素有“中国古铜都”之称,历几千年风雨,铜陵已成为中国铜文化不可或缺的名字。从采炼到铸造,每一件青铜器都经历过烈火煅烧、铜水熬煮;从埋藏到出土,饕餮纹爵罍一直守在生养它的土地上。

如今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,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。”保护好饕餮纹爵罍这样的历史文物更有其独特意义。

时河漫卷,昼消夜转,饕餮纹爵罍陪着铜都走过了几千年时光,铜都也将陪着它奔赴未来的光阴。

“从选择文物工作开始,我就知道要甘于清贫,甘于吃苦,做学问,不能浮躁,也不能锁在库房里。几十年了,我就是想让安徽、中国乃至世界都知道生长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好东西。让它们身上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流传下去。”刘宝林面带笑意地说,“我还要陪着它、陪着它们再走几十年。”

据《安徽画报》